

佛敎名勝不絕

外人筆下的

南京報恩寺琉璃塔

龍龕

琉璃塔即南京大報恩寺塔，是明永樂所建，全塔裏外都以五色琉璃磚瓦砌成，光耀奪目，鬼斧神工，當時有天下第一塔之稱。明朝對外貿易很盛，外國客商聽到琉璃塔的盛名，乘船到中國來貿易時，專程到南京去觀光這座名塔的人很多，口碑所及，許多外國人都知道中國有這樣一件「寶物」。

琉璃塔後來在太平天國防守天京的戰役中，被會國藩砲轟毀壞了，但在滿清道光中葉，仍是相當完整的，因此在鴉片戰爭中，英國軍隊從揚子江上溯進攻，到達南京上岸後，大家自然不放棄參觀這座聞名已久的寶塔，同時更不顧一切的剝取塔面的琉璃塔內磚和金佛作紀念品，以致這座有名的藝術建築物受到很大的人為損害。

一八四四年出版的貝爾拉德的「納米昔斯號航行作戰記」，其中就有關於當時英軍在南京踐踏這些名勝古蹟的情形。「納米昔斯」號是英國當時的一艘新式的鐵甲汽輪，亦譯作「復仇神」號，曾在澳門香港停泊，後來運兵沿海進入長江參加作戰，直抵南京，因此所記載的都是第一手的資料。

作者貝爾拉德在三十七章裏記載他們抵達南京江面後，等待簽訂「南京條約」時，大家上岸「遊覽」南京的名勝古蹟情形道：「在南京城外，兩處最值得注意的有趣目標，當然，乃是有名的琉璃塔和中國古代王朝的帝王墳墓。對於前者，要想將它的特殊構造和特點加以描摹，給與讀者心中一個正確的觀念，實在很不容易……。」

「……由於它的完整和漂亮，以及建築材料的質地，它高高的傑出在中國所有其他同類建築物之上。最特出的是它用來砌面的磚，全是各種不同顏色的瓷磚，敷上了光亮的釉質，以及裝飾內部的大量金質偶像。」

「這建築物是八角形的，大約有二百尺高，分爲九層，最下一層的圓徑是一百二十尺，因此八角的每一面是十五尺。但是這圓徑每上一層就縮小若干；不過每一層的高度是一樣的。塔身是建築在一座堅實的磚石基礎上，高出地面大約有十尺，從地面進入塔門，要跨上十二級的石級。塔的表面砌上了有釉的不同顏色的瓷片，主要的是綠色，紅色黃色和白色。但是整座寶塔並非全是用瓷質建成的。每一層有突出的屋簷，其上鋪有綠色琉璃瓦，八角的每一角，都掛有小鈴。」

「這座建築物的效果，從相當的遠處望來，由於它的外表特點和新奇，可說值得人驚嘆。你如果要上到塔頂，要跨過至少一百九十級樓梯，經過塔內的每一層，不過有些地方顯然已經缺乏修理，塔內的每一層，第一眼看來令人驚異，其實是過於繁瑣，缺乏流麗，因爲在每一面的牆上，在窗門之間，牆上有小龕，其中放置了無數金色小偶像。」

「從塔頂所見到的景象，是值得攀登的麻煩，以及抵銷對塔的内部裝飾情形所感到的些少不滿意的。這一份產業的範圍伸延到三十英里的面積，大部份是曾經用業已坍塌的短牆圍繞起來的。」

(下轉第6頁)

活。然參諸現代新著，幾少適度無缺之完整論列。斯不得不削筆以爲本書之研求問世。在筆者所見近人所著，曲解舛誤，實不容忽畧。如民初學者，喜談印度哲學以自重。胡適釋「禪那」(dhyana)爲禪之革命，不知禪義譯爲「靜慮」，在修位上名「三摩地」(Samadhi)，在果位上名「禪定」。三學六處之一。爲瑜伽派之本。胡氏攻「唯識」「密宗」爲最下流的宗教。他說：「密教即唯識，玄學的產兒，唯識是密教的門面幌子，而印度給我們這些最新最下流的法寶。」(中國中古思想小史手稿)此「下流」的評斷，不知何所指而云然。以此爲不知唯識之掩飾詞，可以想見。此其一。梁漱溟亦好談佛，作「印度哲學概論」，不但中印佛學混爲一談，且在歷史的發展上不知「吠陀」「梵書」在前，「諸派哲學」在後，所謂「革新」三派更無論矣。其以世親舊唯識反駁新唯識，雖自認錯誤，亦足證其治學之不精。顛倒錯亂，不足言學。熊十力著「名相通釋」「新唯識論」，中印雜陳，雖尙「淵博」，有時儒佛相攻，莫衷誰是。此其二。湯用彤知梵文，但其著「印度哲學史畧」，並無梵文注釋，條理亦嫌不足。黃懺華著「印度哲學史綱」將「六師外道」「佛學」列於「六派哲學」之後，私亦認爲不妥。其「唯識宗大意」(佛敎各宗大意)，亦混合性相爲說，界限有欠清明。此其三。凡此所受民初楊文會、歐陽漸啓迪，尙不免失誤如此，治印度哲學之不易，殆可見其一斑。在筆者所見現代諸家著述之中，以湯氏所言最精切，黃氏次之。在今人李世傑所作「奧義書哲學」「六派哲學綱要」分別舉例，古代印度哲學的內容，多取材於日本明治大正時期諸家之作。鈎元提要，不流於「西化」，良多裨益參考，此其四。偶覽新譯印度達多(datta)，卡迪吉(Chatterjee)合著「印度哲學導論」，對吠陀、梵書、奧義書均缺而未錄，已屬「斷頭」之作。其釋「正定」爲「正確之決定」誠曲謬之至。依西方基督教觀點以立論，殊少可採，此其五。

筆者鑑於以上各節，乃取長補短，綜成茲文。力求繁簡適度，而無違詳實。俾期生徒便於通觀印度哲學之全體大義；派別異同之流變，而鮮晦澀之質礙。命名爲「印度哲學史話」，此筆者

之所願也。本書全文七篇十八章，列爲筆者近著大學用書十三種，佛學著述第四種，此亦筆者生平與印度文化之殊緣也。惟潑墨成文，爲時短暫，原始資料，除佛學外頗感奇缺。如有誤漏，尚祈緝門四象、十方大德有以教正，有厚望焉。茲蒙當代高僧文學博士「印順」大法師，頒賜題辭，並此致謝。是爲序。

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一日

黃公偉序於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 時年六十八。

（上接第24頁 南京報恩寺琉璃塔）

鄉野被山崗和谿谷，以及房屋和耕種的田地交錯間隔，看起來很美麗。不過，有些地方看起來却很荒涼。但是，這到底是一幅能令人感到很大興趣的景色，不像由於所見的田野，更由於置身所在的地點以及這座塔本身。據說這座塔的建筑，曾經花費了一筆鉅款（約七八十萬磅），而且繼續了十九年才完工。」

以上是「納米昔斯號的航程和作戰記」的作者在那時所見到的南京琉璃塔的現狀。由於遺留下來的有關琉璃塔實際情況的資料不多，這一段描寫雖然仍有他的誤解和偏見，但仍值得拿來同明代一些有關琉璃塔的記載作一個比較。近人張惠衣所輯錄的「金陵大報恩寺塔志」，搜集的資料雖多，但都偏重詩文傳說，不會收入後人所見的這座塔的實際情況。

「納米昔斯航行作戰記」的作者，對於當時在南京登陸的英國兵士，遊覽琉璃塔時，爲了攫取紀念品，恣意加以破壞的情形，這麼記載道：

「基於一種並非不自然的欲望，要想攫取一些樣品或是紀念品，用來紀念這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蒞臨這個帝國的古都，遂使發生了不少剝取、損壞這座建築物的外部某些部份，以及內部大量金佛的事實。不過，他們終於爲了這事向亨利，砵甸乍爵士提出申訴，由於他的要求，曾採取步驟防止再發生這些暴行。」